

大  
唐  
新  
語  
上

唐劉肅著

進步書  
局校印

唐劉肅著

大唐新語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大唐新語提要

唐劉肅撰凡十三卷所記起武德之初迄大歷之末分三十門肅自謂昔荀爽紀漢事可為鑒戒者以為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云云其自負可知紀曉嵐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獨退置小說家類詎以諧謔一門有乖史家之體乎然軼文舊事足資勸戒者往往而是兼收博采未嘗無裨於見聞固不得以榛楛勿翦少之也

大唐新語目錄

卷一

匡贊

規諫

卷二

極諫

剛正

卷三

公直

清廉

卷四

持法

政能

卷五

忠烈

節義

孝行

卷六

友悌

舉賢

卷七

識量

容恕

知微

卷八

聰敏

文章

卷九

著述

從善

卷十

葺革

隱逸

卷十一

褒錫

懲誡

卷十二

勸勵

酷忍

卷十三

諧謔

郊禪

記異

大唐新語目錄終

大唐新語卷一

唐 劉肅著

匡贊第一

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為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為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士令文學褚亮為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為右僕射玄齡為左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為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為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寬平不求備以取人以己長格物如晦玄齡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善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於懷卿體吾意為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捨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玄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惟獨見公泫然流涕以黃銀帶辟惡為鬼神所畏命取金



帶使玄齡送之於其家也。

魏徵常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訥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詰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夷亂德顛頊征之既剋之後不失其理桀為桀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訥不返樸素至今應為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為人所譏勅令陪之及征遼不利深自悔恨乃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水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樂當年而勵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為蒼生耳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呂四海乂安如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然文武之烈未嘗無將相何用臨朝對眾與其校量將以天下已定不藉其力復以萬乘至

尊與臣下爭功。臣聞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殛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許立為太子。乃謂侍臣曰。青雀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為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後。當為陛下然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意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進曰。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安有陛下萬歲之後。魏王持國執權為天子。而肯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陛下頃立承乾。後寵魏王。愛之踰嫡。故至於此。今若立魏王。須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因起入內。翌日。御兩儀殿。羣臣盡出。詔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褚遂良。謂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為如此。我心無愧。因自投於床。無忌爭趨持上抽佩刀。無忌等驚懼。遂良於手爭取佩刀。以授晉王。因請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晉王。無忌等曰。謹奉詔。異議者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宜拜謝之。晉王因下拜。移御太極殿。召百僚。立晉王為皇太子。羣臣皆稱萬歲。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雉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徒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

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乘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為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畧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制皇太子為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既退。頊徵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者耶。因謂頊曰。卿可於衆中說之。頊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喜說諸武惠之。乃發頊弟兄贓狀。敗為安國尉。頊辭日得召。則涕泣曰。臣辭闕廷。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矣。請坐籌之。則天曰。可。頊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無。頊曰。和之為泥。競乎。則天曰。無。頊曰。分泥為佛。為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頊曰。臣亦為有。竊以皇族外戚。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頊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計於頊。頊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唯全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頊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廕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屢言。

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既知頊之謀，乃召頊問。頊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以唐室，頊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圯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可贈御史大夫。

則天以武承嗣為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使可乘御寶位，其遽安乎？且陛下為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乎？事之去矣，則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即日罷承嗣政事。

長安末，張易之等將為亂，張柬之陰謀之，遂引桓彥範、敬暉、李湛等為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使迎皇太子於東宮。啟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無罪，幽廢神人，憤惋二十三年於茲矣。今天啟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剋期以今日誅兇豎，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眾望。太子曰：兇豎悖亂，誠合誅夷，如

聖躬不康。慮有驚動。請為後圖。同被諷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既誅。可還東宮。桓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往者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太子年長。久居東宮。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兇豎。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濟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乎李氏久矣。今聖躬不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於明辟。以順億兆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吐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之子也。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說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覷路絕。災難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進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即日詔皇太子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內乘步輦。俟執政以諷之。眾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於天下。真上主。安敢妄有異議。遂與姚崇奏。公主就東都。出寧王已下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無兄弟。惟有太平一妹。朝夕

欲得相。勉卿勿言。餘並依卿所奏。公主聞之大怒。玄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肉。請加罪黜。悉停寧王已下外授。崇貶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并修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為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湧。嶠所不及也。後為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父子前後皆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獻可替否。罄盡臣節。頲過其父也。後罷政事。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舉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初。姚崇引璟為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於道。叶心翼贊。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為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為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不納。俄被獵於渭濱。密召會於行所。玄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為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為獵師。老而猶能。

玄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逃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懼甚。樂則割鮮。閑則啓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疊疊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內外有叙。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遣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迄為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所長。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贊明陰陽律曆。以敬授人時。封太山祠。睢上舉闕禮。謁五陵。開集賢。置學士。功業恢博。無以加矣。尚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及薨。玄宗為之罷元會。制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鑿。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黻於當年。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說。星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其至隨。挹而莫測。仰之彌高。釋義探繫。表之微。英詞鼓天下之動。昔傳風調。綢繆歲華。含春谷之聲。和而必應。蘊泉源之智。啟而斯沃。授命與國。則天衢以通。濟同以和。則朝政惟允。司鈞惣六官之紀。端揆為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吁嗟不慙。

既喪斯文。宣室餘談。洽若在耳。玉殿遺草。宛然留迹。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用當宁。撫几臨樂。撤懸罷稱。觴之儀。遵往歲之禮。可賜太師。賻物五百段。禮有加等。儒者崇之。

開元中。陸堅為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為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玩聲色。聖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令之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迹。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為未遠也。玄宗後。聞其言。堅之恩。眇從此而減。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勅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觀象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聰明。陳有德教。周則獸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翰捧較者哉。

張九齡。開元中為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頗失利。送就戮於京。



師九齡批曰。稷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嫗。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曰。祿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先覺。詔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雖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謹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著龜。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焦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賜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規諫第二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休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豕。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有人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疋。太

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使受陷其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太宗嘗罷朝，自言殺却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於庭。太宗驚曰：何為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張玄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玄素曰：臣觀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廢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繆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愁津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為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即令按驗津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做闕庭法式，朝覲陛下，問人問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奉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為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為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為之。不漏也。意不為吹獵。高宗深賞焉。賜那律絹帛二百疋。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為侍中。玄宗初即位。獵於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謀事武功揚。奔走來未及。翔飛豈暇翔。螫熊從渭水。瑞翟相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鑿齊楚。仁恩念禹湯。豈照諒在宥。亭毒匪多傷。度申今為史。虞箴遂孔彰。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尚書典選事。深為稱職。所薦用人。遂咸至大官。

大唐新語卷二

唐 劉肅著

極諫第三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獻鷄。鷄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頗蒙賞賚。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所少。豈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羣寮。不可不擇。願陛下納選賢才。以為僚友。則克崇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賜帛百疋。遂拜為侍書御史。

高祖即位。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參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乃解朝衣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王法服而為伶人衣也。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鈎為開府。有國家者。俱為股鑿。今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

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固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

蘇長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效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羣臣曰。今日吹樂乎。長對曰。陛下吹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有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節用之所為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繞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後。人不堪命。數歸有違。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弘益。

張玄素為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極諫。其畧曰。臣聞阿房成。秦人

敬章華就楚象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陛下今時功力。何異昔日役瘡痍之人。曩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玄素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高門大殿。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天下稱為至德。今若不遵舊制。即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取舍頓異。何以昭示萬姓。光敷四海。太宗曰善。賜采三百疋。魏徵嘆曰。張公論事。遂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馬周。太宗將幸九成宮。上疏諫曰。伏見明勅。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二百餘里。鑿輿動輒。做經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脫上皇情或思感。欲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意只為避暑。則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遂涼處。溫清之道。臣切不安。文多不載。太宗稱善。

皇甫德恭上書曰。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斂也。俗尚高警。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

賈誼當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三。可為長歎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非激切。則不能服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謔。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之。否則於後。誰敢言者。乃賜絹二十疋。命歸。

徐充容。太宗造玉華宮於宜君縣。諫曰。妾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切見土木之工。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無功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費。假使和雇取人。豈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輪主之作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則人胥悅矣。詞多不盡。載充容名。憲考德之女。堅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生知。太宗崩。哀慕而卒。時人傷異之。

房玄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太宗謂玄齡。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等謝。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為。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為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臣實不喻。太

宗澤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為非便。高宗聞之。召五品已上謂曰。帝五載一巡狩。羣后肆朝。此蓋常德。朕欲暫幸涼州。如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已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宣王畧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既見明勅施行。所以不敢陳躄。奉勅顧問。敢不盡言。伏以高黎雖平。扶餘尚梗。西道經畧。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寡少。供待車駕。備擬稍難。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遂下詔停西幸。擢公敏為黃門侍郎。

袁利貞為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并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樂從東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高宗即令移於麟德殿。至會日。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能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獎勸。賜緡百疋。遷祠部員外。

李君球。高宗將伐高麗。上疏諫曰。心之痛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



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重行之也。畏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且高黎小醜。潛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文多不載。疏奏不報。

中書令郝處俊。高宗將下詔。遜位於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於天。下則禍成於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於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惟陛下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為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為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儀廢之。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即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遽許詔草猶在。高宗恐其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

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并賜太子忠死。自是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  
已。竟移龜鼎焉。

周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懼懼。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諫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  
疎楚之君。臣乃用黃金七十斤。行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行。今告事  
紛紛。虛多實少。如當有凶慝焉。知不先謀疎陛下君臣。後除國家良善。臣恐有社稷  
之禍。伏乞陛下迴思遠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歿為忠。勉孰與  
存為諂人。如羅織之徒。即是疎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遂為俊臣所構。放於嶺  
表。俊臣死。徵還。途次桂陽而終。贈濟州刺史。中宗朝。追復本官。

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內史。後以贖罪。流於嶺南而死。楚客無他材能。  
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為中書舍人。時西突厥阿史那忠節不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  
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  
納。元振之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為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聞四牡  
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捨。謹按宗楚客紀處訥等。性唯險詖。志越谿壑。幸  
以遭遇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刻意砥操。憂國如家。微効涓塵。

以裨川岳。遂乃專作威福。散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儉狃。納順易窺。公引頑凶。受賂無限。醜聞充斥。穢蹟昭彰。且境外交通。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賍私。取怨外國。論之者取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而鉗口。晉卿昔居榮職。素闕忠誠。屢以嚴刑。皆由贖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祿重權。當朝莫比。曾無浚改。乃徇賍私。此而容之。孰云其可。臣謬忝公直。義在觸邪。請除巨蠹。以答天造。中宗不從。遂令與琬和解。俄而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樂二年。上疏諫請復於明辟。其詞曰。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忠臣之過。臣道不軌。烈士之罪。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之恩。蔽太子之元良。據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烏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詰命。以謁大帝墳陵。疏奏不納。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搆。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殺之。賴朱敬則桓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憫太子事。下獄死。睿宗即位。下詔曰。蘇安恒文學立身。鯁直成操。性年陳疏。忠諫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於懷。可贈諫議大夫。

張柬之既遷。則天於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潭奏曰。方今國命初復。正當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既行。陰雲四除。萬里澄廓。咸以為天人之應。武三思得幸於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書告其事。中宗惑之。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側門。迎謂璟曰。朕以為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曰。人言宮中私於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臣恐有竊議國。故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終不奉詔。乃流月將於嶺南。尋使人殺之。

柳渾。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奏斜封官復舊職。上疏諫曰。藥不毒不可以觸疾。詞不切不可以禪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通諛佞者。積危殆之本。陛下即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近日又命斜封。是斜封之人。不忍棄也。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是章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復贖。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為正者銜冤。附偽者得志。將何以止奸邪。將何以懲風俗耶。睿宗遂從之。因而擢

渾拜監察御史

倪若水為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鵝鶩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  
屬時忙。三農並作。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俟園池之觀。遠自  
江嶺。達於京師。力倦擔負。食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糧。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  
貴鳥。陛下當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則鴻鵠鵝鶩之類。曷足貴也。陛下昔龍潛  
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  
此之外。又何求哉。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將鳥稍多。卿具奏  
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敢直。故報網罟之重。以處方面之權。果  
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喜慰。今賜卿物四十段。  
用答至言。

安祿山。天寶末。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玄宗宣付中書。令即日進呈。韋見素謂楊  
國忠曰。安祿山有不臣之心。暴於天下。今又以蕃將代漢。其反明矣。遽請對。玄宗曰。  
卿有祿山之意耶。見素趨下。殿涕泗。且陳祿山反狀。詔令復位。因以祿山表留上前。  
而出。俄又宣詔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為圖矣。見素自此後。每對見。每言其事。曰。

臣有一策可消其難。請以平章事追之。玄宗許為草詔。詔中留之。遣中使輔璆琳送甘子。且觀其變。璆琳受賂而還。因言無反狀。玄宗謂宰相曰。必無二心。詔本朕已焚矣。後璆琳納賂事洩。因祭龍堂。託事撲殺之。十四年。遣中使馬承威。賫書召祿山。曰。朕與卿修得一湯。故召卿。至十月。朕待卿於華清宮。承威復命。泣曰。臣幾不得生還。祿山見臣宣進旨。踞床不起。但云。聖體安穩否。遽令送臣於別館。數日。然後免難。至十月九日。反於范陽。以誅國忠為名。蕩覆二京。竊弄神器。迄今五十餘年。而兵未戢。易曰。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向使師尹竭股肱之力。武夫効腹心之誠。則猪突豨勇。亦何能至失於中策。寧在人謀。痛哉。

#### 剛正第四

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為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為清水令。或慰免之。仁約對曰。僕守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胆。然不能碌碌為保妻子也。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

對其狀詞辨縱橫音旨明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仁約在憲司於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答曰鵬鷲鷹鸞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後為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亦欲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託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鞠之義府懼謀洩斃正義於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奸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陵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曰臣聞春鸚鳴於殿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士有賤而言忠者乃庭初義府曰臣聞誣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職不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驚祇奉皇眷而乃馮附城社蔽虧日月託公行私交遊羣小貪治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頑無辜之正義挾山起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地之威方斯更

烈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當金風屆節。玉露啟途。霜蘭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碑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避。貶萊州司戶。秩滿於昌樂。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彥先員半千。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

李昭德。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也。昭德曰。洛水中石。豈盡反耶。左右皆失笑。昭德建立東都羅城。及高書省洛水中橋。人不知其役。而功成就。除數凶人。大獄遂罷。以正直庭諍。為皇甫文所搆。與來俊臣同日棄市。國人惟憾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推辱二張。反為所搆。云結少年為耐久朋。則天大怒。下獄。勘之。易之引張說為證。召大臣。令元忠與易之說等定是非。說佯氣逼不應。元忠懼。謂說曰。張說與易之共羅織魏元忠耶。說叱曰。魏元忠為宰相。而有委巷小兒羅織之言。豈大臣所謂。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軌狀。說曰。臣不聞也。易之遽曰。張說與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往時謂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之位。此其



狀也。說奏曰：易之昌宗大無知，所言伊周徒聞其語耳。詎知伊周為臣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綬，臣以郎官拜賀，元忠曰：無尺寸功而居重任，不勝畏懼。臣曰：公當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歷代書為忠臣，陛下不遣臣學伊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託為黨，然附易之有台輔之望，附元忠有族滅之勢，臣不敢面欺，亦懼元忠冤魂耳。遂焚香為誓，元忠免死，流放嶺南。

張易之、昌宗方貴寵用事，潛相者言其當王，險薄者多附會之。長安末，右衛西街有榜云：易之兄弟長孫汲、裴安立等謀反。宋璟時為御史中丞，奏請窮理其狀，則天曰：易之已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為飛書所逼，窮而自陳，且謀反大逆，法無容免，請勒就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言發禍，從即入鼎鑊，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盧宣勅命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宋璟所奏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則天意若解，乃傳命令易之就臺推問。斯須，持勅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辭謝，拒而不見，令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之，私見即法有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豎子腦破，而令混亂國經，吾負此恨。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為五郎六郎，璟獨以官呼之。

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喚五郎為卿。璟曰。鄭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故。當為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號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慚而退。

宋璟則天朝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勅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且仲翔所犯。賊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勅臣。恐非陛下之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不以禮遣。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隴蜀無變。不測聖意。令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事舍於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薛懷義承寵過。則天俾之改姓。云是駙馬薛紹再從叔。或俗人號為薛師。猖狂恃勢。多度齊力者為僧。潛圖不軌。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請按之。則天曰。不可。矩固請。則天曰。卿去矣。朕即遣來。矩至臺。薛師亦至。踏階下馬。但坦腹於床。將按之。薛師躍馬而

去。遽以聞則天。則天曰：此道人患風，不須苦問。所度僧任卿窮按其事。諸僧流遠，惡州矩後竟為薛師之所構，下獄死。

則天朝契丹寇河北。武懿宗將兵討之，畏懦不進。比賊退散後，乃奏滄瀛等州註誤者數百家。左拾遺王永禮廷折之曰：素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遇賊畏懼，苟從之以求生，豈其素有背叛之心耶？懿宗擁兵數萬，聞賊輒退走，失城邑，罪當誅戮，今乃移禍草澤，註誤之人以自解，豈為臣之道？請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懿宗惶懼，諸註誤者悉免。

中宗朝，鄭普思承恩寵而潛圖不軌。蘇瓌奏請按之，以司直范獻忠為判官。瓌奏收普思，普思妻得幸於韋庶人，持勅於御前對。中宗屢抑瓌而理普思，應對頗不中。獻忠歷階而進曰：臣請先斬蘇瓌。中宗問其故，對曰：蘇瓌國之大臣，倚榮貴久矣，不能先斬逆賊而後聞，今使其眩惑天聽，搖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為其中理，此其反者不死，今聖躬萬福，豈有天耶？臣請死，終不能事普思。獄乃定。朝廷咸壯之。

中宗反正纔月餘，而武三思居中用事。皇后韋氏頗干朝政，如則天故事。桓彥範奏曰：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參聞政事。愚臣歷選列辟，詳求

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事者。無不破國亡家。□傾朝繼路。以陰干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書稱牝雞之晨。唯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干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以蒼生為念。不宜令皇后往正殿。干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叙。鼎命惟新矣。疏奏不納。又有故僧惠範山人。鄭普思。葉靜能等。並挾左道。出入宮禁。彥範等切諫。並不從。後彥範等反及禍。

桓彥範等既匡復帝室。勳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將誣以不軌。誅之。大理丞李朝隱請問明狀。御史附會三思。異朝隱判。竟坐誅。諱遷刑部尚書。侍御史李祥彈之。曰。異李朝隱一判。破桓敬等五家。附會三思。狀驗斯在。天下聞者。莫不寒心。刑部尚書從此而得。略無迴避。朝廷壯之。祥解褐監亭尉。因校考為錄事參軍。所擠排。祥趨入謂刺史曰。錄事恃紕曹之權。祥當要居之地。為其妾寢貶耳。使祥秉筆。頗亦有詞。刺史曰。公試論錄事狀。遂援筆曰。法斷大案。好勾小稽。隱自不清。疑他總濁。階前兩競。鬪困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為諱笑之最矣。

宗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恃權勢。朝野岳牧。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惕懼。莫敢言者。監察御史崔琬不平之。乃具法冠陳其罪狀。請收案問。中宗不許。明日又進露狀。

乃降勅曰。卿列霜簡。忠在觸邪。遂能不懼權豪。便有彈射。眷言稱職。深領乃誠。然楚客等大臣。須存禮度。朕識卿姓名。知卿鯁直。但守至公。勿有迴避。自此朝廷相謂曰。仁者必有勇。其崔公之謂歟。累遷刑部郎中。琬兄璆以孝友稱。歷刑部員外。揚州司馬。丁母憂。晝夜哀號。水漿不入於口。不勝喪而卒。

陸大同為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吏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吏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其他判司搖動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吏益不悅。乃奏大同為河東令。尋復為雍州司倉長吏。新興王晉附會太平公主。故多阿黨。大同終不從。因謂大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為不別求好官。大同曰。某無身材。但守公直。素無廊廟之望。惟以雍州判佐為好官。晉不能屈。大同闔門雍睦。四從同居。法言即大同伯祖也。

李令質為萬年令。有富人同行盜繫。而按之。駙馬韋擢策馬入縣。救盜者。令質不從。擢乃譖之於中宗。中宗怒。臨軒召見。舉朝為之恐懼。令質奏曰。臣必以韋擢與盜。非親非故。故當以貨求耳。臣豈不懼擢之勢。但申陛下法。死無所恨。中宗怒解。乃釋之。

朝列賀之曰。設以獲譴。流於嶺南。亦為幸也。

大唐新語卷二終

大唐新語卷三

唐 劉肅著

公直第五

唐方慶武德中為察非掾。太宗深器重之。引與六月同事。方慶辭曰。臣母老。請歸養。太宗不之逼。貞觀中。以為榮城令。孫襲秀。神龍初。為監察御史。時武三思誣桓敬等。反。又稱襲秀與敬等有謀。至是。為侍御史。再祖雍所按。辭理竟不屈。或報祖雍云。適有南使至。云桓敬已死。襲秀聞之。泫然流涕。祖雍曰。桓彥範。負國刑憲。今已死矣。祖雍按足下事。意未測。聞其死。乃對雍流涕。何也。襲秀曰。桓彥範。自負刑憲。然與襲秀有舊。聞其死。豈不傷耶。祖雍曰。足下下獄。聞諸弟俱縱酒。而無憂色。何也。襲秀曰。襲秀何負於國家。但於桓彥範有舊耳。公若盡殺諸弟。不知矣。如獨殺襲秀。恐明公不得高枕而卧。祖雍色動。握其手曰。請無慮。當活公。乃善為之辭。得不坐。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僭號。署為散騎侍郎。王令子師。之將行。束脩之。德明服已。且散卧東壁下。充之子入。跪床下。德明佯給之。病。竟不與語。遂移病成臯。及入朝。太宗引為文館學士。使閭立本寫真形。褚亮為之讚曰。經術為貴。玄風



可師。勵學非逸。通儒在茲。終於國子博士。

李密既降。徐勣尚守黎陽倉。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於唐。我士衆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自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以啟魏公。聽公自獻。則魏公之功也。及使至高祖。聞其表甚怪之。使者具以聞。高祖大悅曰。徐勣盛德推功。真忠臣也。即授黎州總管。賜姓李氏。

貞觀中。太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記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戒。庶乎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劉洎進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太宗謂侍臣曰。朕戲作豔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太宗曰。卿懇誠若此。朕用嘉之。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乃賜絹五十疋。先是梁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寔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永興之諫。頗因故事。

竇靜為司農卿。趙元楷為少卿。靜頗方直。甚不悅元楷之為官屬大會。請元楷曰。如隋煬帝。意在奢侈。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聖上躬履節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元楷赧然而退。初太宗既平突厥。徙其部衆於河南。靜上疏極諫。以為不便。又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餉。皆有弘益。

文德皇后崩。未除喪。許敬宗以言笑獲譴。及太宗梓宮在前殿。又垂臂過。侍御史閻玄正彈之曰。敬宗往居先后喪。已坐言笑黜。今對大行梓宮。又垂臂無禮。敬宗懼獲罪。高宗寢其奏。事雖不行。時人重其剛正。

劉仁軌為左僕射。暮年頗以言詞取悅。訴者戶部員外魏克己斷案。多為仁軌所異。同。克己執之曰。異方之樂。不入人心。秋蟬之聲。徒聒人耳。仁軌怒罵罵之曰。癡漢克己。俄遷吏部侍郎。

則天朝。丘虛欽望為丞相。請報京官九品已上兩月日俸以贍軍。轉帖百司令拜表。羣臣俱赴拜表。而不知事由。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羣官見帖即起。竟不知拜何所由。既以輟俸供軍。而明公祿厚俸優。輟之可也。卑官貧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豈國之柄耶。欽望形色而拒之。表既奏。求禮歷階進曰。陛下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

之用。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欽望敗辱之。臣竊不取。納言姚瑋前進曰。秦漢皆有稅。算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爭議。求禮曰。秦皇漢武稅天下。使空虛以事邊。奈何。使聖朝做習之。姚瑋言臣不識大體。不知瑋言是大體耶。遂寢。

魏元忠男昇娶蔡陽鄭遠女昇與節愍太子謀誅武三思廢韋庶人不克為亂兵所害元忠坐繫獄遠以此乃就元忠求離書今日得離書明日改醮殿中侍御史麻察不平之草狀彈曰鄭遠納錢五百萬將女易官先朝以元忠舊臣操履堅正豈獨尚茲賢行實欲榮其姻戚遂起復授遠河內縣令遠子良解褐洛州泰軍既連婚國相父子崇赫迨元忠下獄遂誘和離今日得書明日改醮且元忠官歷三朝蔡瑋十等雖金指屢錄而玉色常溫遠胄雖泰華身實凡品若言齊鄭非偶不合結縭既水玉交歡理資同穴而下山之失未逃御輪之聾已周無聞寄死託孤見危授命斯所謂渾織流品點辱衣冠而乃延首覲顏重塵清鑿九流選欽須有淄澠四裔遐陬宜從擯斥雖握恩周洽刑罰免加而名教所先理資德革請裁以憲網禁錮終身遠從此廢棄朝野咸賞察之公直

來俊臣棄故妻奏娶太原王慶詵女侯思正亦奏娶趙郡李自抱女勅正事商量內史

李昭德撫掌謂諸宰曰。大可笑。大可笑。諸宰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說女。已太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乃復辱國耶。遂寢。思正竟為昭德所編榜殺之。長安和諸酷吏並誅死。則天悔於枉濫。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推勘。遞相牽引。咸自承伏。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濫者。更使近臣就獄推問。得報皆自承引。朕不以為疑。即可其奏。自周興俊臣死。更不聞有反逆者。然已前就戮者。豈不有冤濫耶。夏官侍郎姚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枉酷自誣而死。告事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滅凶豎。朝廷宴安。今日已後。檄驅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逆者。則天大悅曰。已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乃賜銀一千兩。

景龍中。中宗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迴波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曰。迴波詞。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於是宴罷。

安樂公主恃寵奏請昆明池以為湯沐。中宗曰。自前代已來。不以與人。不可安樂。於

是大役人夫掘其側為池名曰定昆池。成中宗韋庶人皆往宴焉。令公卿已下咸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後睿宗登位。謂日知曰。朕當時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如此。俄拜侍中。

景龍末。朝綱失敘。風教既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為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侍講。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熹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耳。晉卿無以對。

中宗暴崩。秘不發表。韋庶人親總庶政。召宰相韋巨源等一十一人入禁中會議。遺詔令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授相王太尉。參謀輔政。宗楚客謂韋溫曰。今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太后於諸王。居嫂叔之地。難為儀注。是詔理全不可。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溫等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語。乃宣行之。

玄宗命宋璟製諸王及公主邑號。請道中使宣詔。令更作一佳號。璟奏曰。七子均養。鳴鳩之德。至錫名號。不宜有殊。今奉此旨。恐母寵子異。非正家國之大訓。王化之所

宜不敢奉詔。玄宗從之。

蘇瓌開元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蝕之。玄宗素服候變。撤樂減膳。省囚徒多所原放。水旱州皆定賑恤。不急之務。一切停罷。瓌與宋璟諫曰。陛下頻降德音。勤恤人隱。令徒以下刑。盡責保祐。惟流死等色。則情不可寬。此古人所以慎赦也。恐言事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云分野應灾祥。冀合上旨。臣以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女禍不行。讒夫漸遠。此所謂修德。固國不擾。甲兵不曠。理官不以深苛。軍將不以輕進。此所謂修刑也。若陛下常以此留念。縱日月盈虧。將因此而致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故曰余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要以至誠動天。不在制書頻下。玄宗深納之。

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擢。又降崔詵。詵先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繇為駙馬。奏請與其父合葬。勅旨許之。給事中夏侯銛駁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俎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却附舊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詵必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銛謬膺駁正。最廢司存。請傍移禮官。以求指定。朝威壯之。

玄宗將封禪泰山。張說自定升山之官。多引兩省工錄。及己之親戚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為次。若顛倒衣裳。則譏議起矣。今登封需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綬。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果為于文融所劾。李輔國危。從肅宗。棲止帷幄。宣傳詔命。自靈武列行軍司馬。中外樞要。一以委之。及克京城。後於銀臺門決事。凡追捕。先行後聞。權傾朝野。道路側目。又求宰相。肅宗謂之曰。卿勳業則可。公卿大臣不欲如之何。又諷裴冕等。速表薦已。肅宗患之。乃謂蕭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卿與裴冕早為之所。華出問冕。冕曰。初無此事。臂可截也。而表不為也。復命奏之上。大悅。

清廉第六

李襄譽。江淮俗高商賈。不事農業。及譽為揚州。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灌溉田八百餘頃。襄譽性嚴整。在職莊肅。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一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樹。事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可以求官。吾歿之後。爾曹

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尤善之。

鄭善果父誠。周為大將軍。討尉遲迥。遇害。善果性至孝。篤慎。大業中為魯郡太守。母崔氏甚賢明。曉正道。嘗於閨中。聽善果決斷。聞剖析合理。悅。若處事不允。則不與之言。善果伏床前。終日不敢食。母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耶。汝先君清恪。以身殉國。吾亦望汝及此。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今至方伯。豈汝自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君子乎。善果由是勵己清廉。所蒞咸有政績。煬帝以其儉素。考為天下第一。賞物千段。黃金百兩。入朝拜庶子。數進忠言。多所匡諫。遷工部尚書。正身奉法。甚著勞績。

馮立有武藝。畧涉書記。事隱太子。太子誅。左右悉逃散。立嘆曰。豈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難者。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間構阻我骨肉。復出兵來戰。殺我將士。汝罪大也。何以逃死。對曰。屈身事主。期於效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歎欷。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其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答。俄而突厥至。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深嘉歎之。出牧南海。前後牧守。率多貪冒。蠻夷患之。數為叛逆。立不營生業。衣食



取給而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杯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為食。畢飲而去。

裴炎有雅望於朝廷。高宗臨崩。與舅王德真俱受遺詔輔少主。則天既臨朝。廢中宗為廬陵王。將行革命之事。徐敬業舉兵於揚州。時炎為內史。示閑暇不急討。則天潛察之下。炎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劉齊賢等廷爭。以炎忠鯁無反狀。則天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元範曰。若裴炎反。臣等亦反。則天曰。朕知裴炎反。知卿不反。炎既誅。元範亦被廢黜。炎將刑。顧謂兄弟曰。可憐官職並自得之。炎無分毫遺。今坐炎流竄矣。炎雖官遠。而甚清貧。收其家畧無積聚。時人傷焉。

楊嶠為祭酒。謂人曰。吾雖三品。非不榮貴。意常不逾疇昔一尉也。時議重之。嶠祖父休之事北齊執政。將封為王。以寵之。休之固辭。而謂人曰。我非奴。非獠。何事封王耶。李日知為侍中。頻乞骸骨。詔許之。初。日知將欲陳請。不與妻謀。及還。飾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室屢空。子弟名官未立。何為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也。

李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尚清簡。宅舍屋宇。無所增改。嘗乘款段馬。盧欽望謂之曰。公

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來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歎伏

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自管城尉丁艱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遠任河陽尉與謙嗜舊餉一鏡焉謙集縣吏遍示之咸曰維揚之美者其嘉也謙謂縣吏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雖親故不坐著之章程吾効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官至駕部郎中

盧懷慎其先范陽人祖父愬為靈昌令因家焉懷慎少清儉廉約不營家業累居右職及秉鈞衡器用服飾無金玉文繡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及薨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玄宗幸東都下詔曰故檢校黃門監盧懷慎衣冠重器廊廟周材訂謨當三傑之一學行總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輔漢同季文之相魯節郵於古儉實可師雖清白瑩然蠶金非寶燕妻孳貧窶儋石屢空言念平昔彌深軫悼宜恤凌統之孤用旌晏嬰之德宜賜物一百段米粟二百石明年車駕還京師望見懷慎別業方營大祥齋憫其貧乏即賜絹五百疋制蘇頌為之碑仍御書賜于廡廡任以清白聞為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年玄宗還京師次陝城頓賞其

政能題贊於其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為國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為晉陵太守。嶺南利兼山海。前後牧守。贓污者多。乃以夏為嶺南太守。貪吏斂跡。人庶愛之。

大唐新語卷四

唐 劉肅著

持法第七

戴胄有幹局。明法令。任隋門下省錄事。太宗以為秦府掾。常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繫。當須妙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如戴胄者。乃以為大理少卿。杜如晦臨終。委胄以選舉。及在銓衡。抑文雅而獎法吏。不適輪轅之用。時議非之。太宗嘗言。戴胄於朕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勵行。情深體國。所延官爵。以酬勞耳。其見重如此。

唐臨為大理卿。初蒞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者十餘人。皆他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斷死囚。稱寃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怪之。問其故。囚對曰。唐卿斷臣。必無枉濫。所以絕意。太宗歎息久之。曰。為獄固當若是。囚遂見原。即日拜御史大夫。太宗親為之考詞。曰。形若死灰。心如鐵石。初臨為殿中侍御史。正班大夫韋挺責以朝列不肅。臨曰。此將為小事。不以介意。請俟後命。翌日。挺蘇班與江夏王道宗語。趨進曰。王亂班將彈之道。宗曰。共公卿大夫語。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而退。同列莫不悚動。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無辜。失出則獲戾。所以更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也。太宗深納其言。

張玄素為侍御史。彈樂蟠令叱奴隲。盜官糧。太宗大怒。特令處斬。中書舍人張文瓘執據律不當死。太宗曰。倉糧事重。不斬。恐犯者衆。魏徵進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且復有重於此者。何以加之。隲遂免死。

李勣征高黎。將引其子聿杜懷恭行。以求勦効。懷恭性滑稽。勦甚重之。懷恭初辭以貧。勣贖給之。又辭以無奴馬。又給之。既而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乃公將我作法則耳。固不行。勣聞。泫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時議曰。英公持法者。杜之懷慮深矣。

明崇儼為正諫大夫。以奇術承恩。夜遇刺客。勦三司推鞠。其妾承引連坐者衆。高宗怒。促法司行刑。刑部郎中趙仁恭奏曰。此輩必死之囚。願假數日之命。高宗曰。卿以為枉也。仁恭曰。臣識慮淺短。非的以為枉。恐萬一非實。則怨氣生焉。緩之旬餘。果獲賊。高宗善之。遷刑部侍郎。

權善才。高宗朝為將軍。中郎將范懷義。宿衛昭陵。有飛騎犯法。善才繩之。飛騎因番請見。先涕泣不自勝。言善才等伐陵柏。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勝。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怒。命促刑。仁傑曰。法是陛下法。臣僅守之。奈何以數株小柏。而殺大臣。請不奉詔。高宗涕泣曰。善才斫我父陵上柏。我為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終須死。仁傑固諫。侍中張文瓘。以笏揮令出。仁傑乃引張釋之高廟。辛毗牽裾之例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以為不難。屠梁紂時則難。堯舜時則不難。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陛下不納臣言。臣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雖不死。朕之恨深矣。須法外殺之。仁傑曰。陛下作法。懸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豈有罪非極刑。特令賜死。法既無恆。萬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今日為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編入史。又曰。仁傑為善才正朕。豈不能為朕正天下耶。授侍御史。後因諫事。高宗笑曰。卿得權善才便也。時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之。仁傑按之。請付法。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雖國之英秀。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不欲推問。請曲赦之。棄臣於無人之境。以為忠貞將來之戒。高宗乃許之。由是朝廷肅

然

李日知為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於再三元禮怒遣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

則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輒羅告其主以求官賞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為其奴所告夜醮勅御史許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呪誣草狀以聞先於玉階涕泣不自勝曰龐氏事狀臣子所不忍言則天納之遷季旭給事中龐棄市將就刑龐男希城訴寃於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覽狀曰正當枉狀停決以聞三司對按季旭益周密其狀秋官及司刑兩曹既宣覆而自懼衆迫有功有功不獲申遂處絞死則天召見迎謂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則天默然久之曰去矣勅減死放于嶺南月餘復授侍御史有功俯伏流涕固不奉制則天固授之有功曰臣聞鹿走於山林而命懸於廚者何勢使然也陛下以法官用臣臣以從寬行法必坐而死矣則天既深器重竟授之遷司刑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數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之于

定國中宗朝。進。贈。越州都督。優賜其家。并授一品官。開元初。竇希瓘外戚榮貴。奏請迴己之官。以酬其子。

太宗時。刑部奏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給事中崔仁師駁之曰。自羲農以降。或設獄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為稱首。及其叔世。亂獄滋繁。周之季年。不勝其弊。刑書原於子產。靖澗起於安子。秦嚴其法。以至於滅。又曰。且父子天屬。昆弟同氣。誅其父子。或累其心。如此不顧。何愛兄弟。爰多不盡載。朝廷從之。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眾僧嫉之。乃密畫女人居高樓。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子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按。使行誅決。懷古窮其根本。釋淨滿而坐告者以聞。則天驚怒。色動聲戰。責懷古寬縱。懷古執之不屈。李昭德進曰。懷古推事疎畧。請令重推。懷古厲而言曰。陛下法無親疎。當與天下執一。奈何使臣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冤濫。雖死不恨也。則天意解。乃釋懷古。後副閭知微。和親于突厥。突厥立知微為南面可汗。而入寇。趙定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



死南土倦而寢。夢一僧狀如淨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金。時人以爲忠恕之報。

魏元忠張說。爲二張所構。流放嶺南。夏官侍郎崔貞慎將軍獨孤禕之郎中皇甫伯瓊等八人。並追送于郊外。易之乃假作告事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則天命馬懷素按之曰。此事並實。可畧問。遂以聞。斯須中使催迫者數馬。曰。反狀皎然。何貴功夫。遂至許時。懷素奏請詰明對問。則天曰。我亦不知柴明處。但據此狀。何須柴明。懷素執貞慎等無反狀。則天怒曰。爾寬縱反者耶。懷素曰。魏元忠以國相流放。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則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只如彭越以反伏誅。樂布奏事屍下。漢朝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者罪耶。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足矣。今付臣推勘。臣但守法耳。則天曰。爾欲總不與罪耶。懷素曰。臣識見庸淺。不見貞慎等罪。則天意解曰。卿守我法。乃赦之。時朱敬則知政事。對朝堂執懷素手曰。馬子馬子。可愛可愛。時人深賞之。

則天朝。或羅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勅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救之。投屍于洛水。行岌按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

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當。汝無自悔。行炭曰。臣推事不弱俊臣。陛下委臣。必須狀實。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為陛下試臣矣。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更不得實。我即令俊臣推勘。汝自無悔也。行炭懼。逼宣家訪妾。宣再從弟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畧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顯三百疋。雇刺客殺此告者。而侵晨微服。俟於臺側。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為宣家所信。委之如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側門入。以通于告者。遽密稱云。崔家雇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兢素重館客。館客不之疑。密隨之行。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宣破家。必引汝同謀。汝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緡。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妾。宣乃得免。

朱履霜。好學明法理。則天朝。長安市。屢非時殺人。履霜因入市。聞其稱冤聲。乘醉入兵圍中。大為刑官所責。履霜曰。刑人於市。與眾共之。履霜亦明法者。不知其所犯。請詳其按。此據令式也。何見責之甚。刑官唯諾。以按示之時。履霜詳其案。遂拔其二。斯

須監刑御史至。訶責履霜。履霜容止自若。剖析分明。御史意少解。履霜曰。准令當刑。能申理者。加階而編入史。乃侍御史之美也。御史以聞。兩囚竟免。由是名動京師。他日當刑之家。或可分議者。必求履霜詳業。履霜懼不行。死家訴於主司。往往召履霜詳究。多所全濟。補山陰尉。巡察使必委以推案。故人或遺以數兩黃連。固辭不受。曰。不辭受此歸。恐母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後為姑蔑令。威化行於浙西。著憲問五卷。撮刑獄之機要。

僧惠範恃權勢。逼奪生人妻。州縣不能理。其夫詣臺訴寃。中丞薛登侍御史慕容珣將奏之。臺中懼其不捷。請寢其議。登曰。憲司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登坐此出為岐州刺史。時議曰。仁者必有勇。其薛公之謂歟。

李承嘉為御史大夫。謂諸御史曰。公等奏事。須報承嘉知。不然。無妄聞也。諸御史悉不稟之。承嘉厲而復言。監察蕭至忠徐進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權。豈有奏事。先咨大夫。臺無此例。設彈中丞大夫。豈得奉詔耶。承嘉無以對。

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註誤坐者四百餘人。將隸于司農。未即路。繫州獄。大理評事敬昭道援救。文刊而免之。時宰相切責大理。奈何免反者家口。大理及正等失色。引

昭道以見執政執政起而責之昭道曰赦云見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並繫在州獄此即見禁也反覆詰對至于五六執政無以奪之註誤者悉免昭道遠監察御史先是夔州征人舒萬福等十人次于巴陽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春驛方睡見此十人祈哀纒寐覺至于再三乃召驛吏問之驛人對如夢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屍具酒餼以醉之觀者莫不感歎乃移牒近路備檣橫歸之故鄉征人聞者無不感激睿宗朝雍令劉少徵憑恃岑義親姻頗贖于貨殿中侍御史辛替否按之義囑替否以寬其罪替否謂同列曰少徵恃勢貪暴吾忝憲司奈何懼勢寬縱罪人以侮王法少徵竟處死

開元中申王撫奏辰府錄事閻楚珪望授辰府叅軍玄宗許之姚崇奏曰臣昔年奏旨王公駙馬所有奏請非降墨勅不可商量其楚珪官請停詔從之

肅宗初克復重將帥之臣而武人怙寵不遵法度將軍王去榮打殺本縣令據法處盡肅宗將宥之下百寮議韋陟議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出令殺人者生伏恐不可為萬代之法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氈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卧拜時人推其強直政能

武德中。以景命惟新。宗室猶少。至三從弟姪。皆封為王。及太宗即位。問羣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當今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卹滕。漢之賈降。並不得濫居名器。所以別親疎也。太宗曰。朕為百姓理天下。不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疎屬悉降爵為公。

狄仁傑因使岐州。遇背軍士卒數百人。夜縱剽掠。晝潛山谷。州縣擒捕。繫獄者數十人。仁傑曰。此途窮者。不憚之。當為患。乃明榜要路。許以陳首。仍出繫獄者。廩而給遣之。高宗喜曰。仁傑識國家大體。乃頒示天下。宥其同類。潛竄畢首矣。

薛大昇為滄州刺史。界內先有棗河。隋末填塞。大昇奏聞。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至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昇。又決長盧及漳衛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

高宗朝。司農寺欲以冬藏餘菜。出賣與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之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况臨御萬乘。而賣鬻蔬菜。事遂不行。

員半千本名餘慶。與何彥光師事王義方。義方甚重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

之矣。改名半千。義方卒。半千彥光皆制師服。上元初。應六科舉。授武陟尉。時屬旱歉。勸縣令開倉賑恤貧餒。縣令不從。俄縣令上府。半千悉發倉粟以給百姓。刺史鄭齊宗大怒。因而按之。將以上聞。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為河北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則不然。夫帥出以義。有若時雨。則天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戰。高宗深嗟賞。對策上第。擢拜左衛涓上參軍。仍充宣慰。吐蕃使引辭。則天曰。久聞卿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且留待制也。前後賜絹千餘疋。累遷正諫大夫。封平涼郡公。開元初卒。

鄭惟忠。名行忠信。天下推重。自山陰尉應制。則天臨軒問何者為忠。諸應制者對率不稱旨。惟忠曰。臣聞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引見。則天曰。朕識卿前於東都。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至今不忘。中宗朝拜黃門侍郎。

時議禁嶺南首領家蓄兵器。惟忠議曰。夫為政不可驟革其習俗。且蜀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撓耶。事遂不行。

司農卿姜師度。明於川途。善於溝洫。嘗於薊北約魏帝。舊渠傍海新創。號曰平虜渠。以避海難。鮑運利焉。時太史令傅孝忠。明於玄象。京師為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窺天。姜師度一心看地。言其思穿鑿之利也。

則天將不利王室。越王貞於汝南舉兵。不克。士庶死者六百餘人。沒官人五千餘口。司刑使相次而至。逼促行刑。時狄仁傑檢校刺史。哀其誑誤。止司刑使停斬決。飛奏表曰。臣欲聞奏。似為逆人論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復覺。意不能定。此輩非其本心。願矜其誑誤。表奏。持勅配流豐州。諸次于寧州。寧州耆老郊迎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携哭于碑側。齊三日而後行。諸囚至豐州。復立碑紀德。初張光輔以宰相討越。王既平之後。將士恃威。徵斂無度。仁傑率皆不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何徵發之不赴。仁傑汝南教亂一越王耶。仁傑曰。今一越王已死。而萬越王生。光輔質之。仁傑曰。明公親董戎旅。二十餘萬。所在劫奪。遠邇流離。創鉅之餘。肝腦塗地。此非一越王死。而萬越王生耶。且脇從之徒。勢不自固。所以先著網理之也。

自天兵暫臨。其羣城歸順者不可勝計。繩墜四面成蹊。奈何縱求功之人。殺投降之士。但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將請高方斷馬劍斬足下。當北面請命。死猶生也。遂為光輔所譖。左授復州刺史。尋徵還魏州刺史。威惠大行。百姓為立生祠。遺內史及薨。朝野悽愴。則天贈文昌左相。中宗朝。贈司空。睿宗朝。追封梁國公。褒榮備於三朝。代莫與為比。

韋景駿為肥鄉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濫。景駿審其地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大饑。景駿躬自巡撫貧弱。人吏立碑。以紀其德。肥鄉人有母子相告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溫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淚下嗚咽。仍取孝經與之。令其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遷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餼。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怨愆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老傳說。縣中解字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蹟。將謂古人。不意得瞻。不覺欣懣倍於常也。終於奉先令。子述開元天寶之際。為工部侍郎。代吳兢修國史。

開元九年。左拾遺劉彤。上表論鹽鐵曰。臣聞漢武帝為政。廐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



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匱之甚。實百當今。然而財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澤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富。濟人成事也。臣實謂當今宜行之。夫煮海為鹽。採山鑄錢。伐木為室者。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薄斂輕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謂然。文多不盡載。

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也。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俟其後。寡婦既出。謂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異其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乃杖殺道士及寡婦。並以向棺威之。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不過四百餘里。吐蕃突厥二寇。頻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於南界硤石。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路要。遂拓州境一千五

百里。自是虜不復縱。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置屯田。盡水陸之利。往年粟麥斛至數千。及元振為都督。一練易數千斛。軍糧積數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為涼州五年。夷夏畏慕。

崔皎為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前以上長令。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法擒捕。羣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奴懼盡縊。懸於街樹。境內肅然。出為懷州刺史。歷任內外。咸有聲稱也。

大唐新語卷四終

大唐新語卷五

唐 劉肅著

忠烈第八

李玄通判定州為劉黑闥所獲重其才欲以為將歎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者玄通曰諸君哀吾辱故以酒食寬慰吾當為君一醉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曲終太息曰大丈夫受國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哉以刀漬腹而死高祖為之流涕以其子為將軍

劉感鎮涇州為薛仁果所圍感孤城自守後督衆出戰因為賊所擒仁果令感語城中曰援軍已大敗宜且出降以全家室感偽許之及到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敗在朝夕秦王率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果埋感脚至膝射而殺之垂死聲色愈厲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謚曰忠壯

常達為隴州刺史為薛舉將許政所執以見舉達詞色不屈舉指其妻謂達且識皇后否達曰只是癡老嫗何足可識舉奇而有之有奴賊帥張貴問達曰汝識我達曰

汝逃奴耶。瞋目視之。大怒。將殺連。人救獲免。及賊平。高祖謂連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詔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當須載之史策。後復拜隴州刺史。

堯君素為隋煬帝守蒲州。頗敗義師。高祖使屈突通至城下。說之。君素悲不自勝。通泣謂君素曰。義兵所臨。無不響應。天時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貴。君素曰。主上委公以關中甲兵。付公以社稷名位。若自不思報效。何為人作說客耶。通曰。我力屈。君素曰。當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漸而退。高祖又令其妻至城下。謂之曰。天命有歸。隋祚已盡。君何自苦。陷身禍敗。君素曰。天下名義。豈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慟哭而去。君素尋知事必不濟。要在守死。數謂諸將曰。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俄為麾下所殺。太宗幸河東。嘉其忠節。贈河東刺史。

屈突通。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既濟河。通將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為劉文静所敗。通至歸東都。不顧家屬。文静遣通子壽往喻之。通曰。昔與汝為父子。今為仇讎。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向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高祖。高祖曰。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於此奉見。為本朝之辱。以愧湘王。高祖曰。忠臣也。以為兵部尚書。

蕭瑀貞觀初為左僕射。太宗謂之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未定也。我當此日。實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大功。而不蒙賞。卿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戮懼。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貞臣。又謂之曰。卿之守道。眇身。古人無以過也。然善惡大明。有時而失。瑀謝曰。臣特蒙訓誡。惟死忠良。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

安金藏為太常工人。時睿宗為皇嗣。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惟金藏大呼請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割。其五臟皆出。流血被地。氣遂絕。則天聞。令舁入宮中。遣醫人却內五臟。以桑白皮縫合之。傳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後喪母。復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舊源上無水。忽有湧出。泉又李樹盛冬開花。大鹿挾其遺。仗盧懷慎以聞。詔旌其門閭。玄宗即位。追思金藏節。下制褒美。拜右驍衛將軍。仍令史官編次其事。

李多祚。靺鞨酋長也。少以軍功。歷右羽林大將軍。掌禁兵。神龍初。張柬之謂多祚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東之曰。將軍擊鼓鐘鼎食。貴寵當代。豈非大帝之慰將。

軍既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將軍誠能報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立盟誓。義形於色。遂與東之定策。誅易之等。以功封遼陽郡王。實八百戶。後從節愍太子舉兵。遇害。睿宗下詔。追復本官。

張敬之。則天時。每思唐德。惟以祿仕。謂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之服耳。累官至春卿侍郎。當入三品。子弟將通由。歷於天官。有僧泓者。善陰陽算術。與敬之有舊。謂敬之曰。六郎無煩求三品。敬之曰。弟子無所求。願此兒子耳。敬之弟納之。為司禮博士。有疾甚危殆。泓師指納之曰。八郎今日如臨萬仞。必不墜矣。皆如其言。

武三思亂政。壽春周惲。據慨有節概。與駙馬王同皎謀誅之。事發。同皎遇害。惲遁於比干廟。自刎。臨死謂左右曰。韋后亂國。寵樹奸佞。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可懸吾頭於國門。觀其身首異處。而出。又曰。比干忠臣也。倘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赦。三思果敗。

神龍初。桓彥範與張柬之等。發北軍入玄武門。斬張易之等。遷則天於上陽宮。東之固勸兵於景運門。將引諸武以誅之。彥範以大功既立。不欲多誅戮。遂解其縛。東之固

爭不果。既而權歸三思。諸同謀者咸曰。斬我項者。桓彥範也。彥範曰。主上疇昔為英王。素有明斷。吾留諸武。咎自致耳。今日事勢既爾。乃上天之命。豈人事乎。尋並流放。為三思所害。海內咸痛之。

節愍太子。以武三思亂國。起北軍誅之。既而韋庶人與安樂公主。誦中宗以登玄武門。千騎王徽。意倒戈擊太子。太子兵散。走至鄆縣。為宗楚客之黨所害。三思嘗令子宗訓與安樂公主凌忽太子。太子積忿恨。遂舉兵而死。兆庶咸痛之。

睿宗皇帝即位。悼太子殞身殉難。下詔曰。曾氏之孝也。慈親感與疑聽。趙虜之族也。明帝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太子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羅構間。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憤惋。今四凶滅服。十起何逸。方申赤暈之寃。以抒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諡曰節愍。先是宗楚客紀處訥。再祖雍等。奏言相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同謀。請收付獄。中宗命御史中丞蕭至忠鞠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豈不能保持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之。且往者則天欲立相王為太子。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訖。



且明祖雍所奏咸是構虛中宗納其言乃止

十起  
未詳

### 節義第九

高祖命屈突通副太宗討王世充時通二子俱在充所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且相屬其如二子何通對曰臣以朽老誠不足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就執事豈以兩兒為念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公也高祖歎息曰狗義之夫一至於斯可尚也

李綱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命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慕張綱為人因改名曰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為參軍及憲遇害無敢收視者綱撫柩號慟躬自理瘞時人義之仕隋太子洗馬太子勇之廢也隋文帝切責宮寮以其不存輔導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過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常品性本常人得賢明之士輔之足嗣皇業奈何使絃歌鷹犬之徒日在其側乃陛下訓導之不足豈太子罪耶文帝奇之擢為尚書左丞周齊王女孀居綱以故夫每加贍恤及綱卒宇文氏被髮號哭如喪其夫也

高祖入京城隋代王府寮咸散唯侍讀姚思廉不離王側義師將入殿門思廉謂之

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不宜無禮於玉。衆伏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須臾太宗至。聞其義。令其扶主至順陽門。泣拜而去。衆咸歎其貞。謂忠烈之士也。

節愍太子。兵散遇害。宮寮莫敢近者。有永和縣丞寧嘉最。解衣裹太子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之大怒。收付制獄。貶平興丞。因殺之。睿宗踐祚。下詔曰。寧嘉最能重名。卽事高。樂向幽途已往。生氣凜然。靜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祿山之難。御史中丞盧奕。留司東都。祿山反。未至間。奕遣家屬入京。誓以守死。賊至。奕朝服持印坐廳事。以見賊。徒謂曰。為人臣。識忠與順耳。使不為逆節。死無恨焉。賊徒皆愴然改容。遂遇害。

### 孝行第十

陳叔達。高祖嘗宴侍臣。菓有蒲萄。叔達為侍中。執而不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乎。遂鳴咽流涕。後賜帛百疋。以市甘珍。

張志寬。為布衣。居河東。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為州國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為里尹。在縣忽稱母疾。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嘗所害苦。志寬亦有所害。頃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如所言。異之。高祖聞旌。

表門閭。就拜散騎常侍。

王君操父大業中為鄉人李君則毆死。貞觀初君則以運代遷革。不懼憲網。又以君操孤微必無復讐之志。遂詣州府自露。為君操密藏白刃刺殺之。剗其心肝。咀之立盡。詣刺史自陳。州司以其擅殺問之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子持何理以求生路。君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年。聞諸典禮。父讐不同天。早願從之。久而未遂。常懼滅亡。不展寃情。今恥既雪。甘從刑憲。州司上聞。太宗特原之。

裴敬彝父知周為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必有病處。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歿。毀瘠過禮。事以孝聞。累遷吏部員外。

杜審言雅善五言。尤工書翰。恃才褻傲。為時輩所嫉。自洛陽縣丞貶吉州司戶。又與羣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之。審言繫獄。將因事殺之。審言子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酬醢。密懷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見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為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頌為墓誌。劉允濟為祭文。則天召見審言。甚加歎異。累遷膳

部員外

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哀毀逾禮。殆至滅性。弟景禕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祭為之豐。及葬時。屬寒。跣而履霜。脚指皆墮。既而復生如初。景休進士擢第。歷監察御史。鴻臚丞。為來俊臣所構。遇害。時人傷焉。

劉審禮為工部尚書儀鳳中。吐蕃將入寇。審禮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諲欽陵戰於青海。王師敗績。審禮沒焉。審禮諸子。詣闕自請入吐蕃。以贖其父。詔許之。次子岐州司兵易從。投蕃中。省父比至。審禮已卒。易從晝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還其父屍。易從徒跣萬里。護柩以歸。葬於彭城故塋。朝廷嘉之。贈審禮工部尚書。謚曰悌。審禮刑部尚書德威之子也。少喪母。為祖母元氏所養。元氏有疾。審禮親嘗藥膳。事母亦以孝聞。與再從弟同居。家無異爨。閭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易從後為彭城長史。為周興所陷。繫於彭城獄。將就刑。百姓荷其仁。懇痛其誣枉。競解衣投於地。曰。為長史祈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易從一門仁孝。舉無與比。而橫遇冤酷。海內痛之。子昇年十歲。配流嶺南。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行忠信。為首領所保。匡救獲免。

崔希尚。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為鄆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施蓋盈尺。

州以聞。授監察御史。轉并州兵曹。馮翊令貧乏徒。荷其仁恤。時有雲氣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錯雜。遍於州郭。以狀聞。勅編入史。其在并州。廳前聚草。有小鳥如鵲。鶴來巢。孕卵五色。旦如雞子。數日。驚毀。雖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鵲。馴擾。開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於今。號為兵曹鳥。

張審素為雋州都督。有告其贓者。勅監察楊汪按之。汪途中為審素之黨所劫。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州。証審素謀反。構成其罪。遂斬之。籍沒其家。子瑋與兄理。年幼。徙嶺外。後各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殿侍御史。開元二十三年。瑋瑋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讐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為吏所得。時人皆矜瑋等。幼穉。孱然。能復父讐。多言合從於起。張九齡欲活之。裴曜卿李林甫。固言不可。玄宗以為然。顧謂九齡等曰。復讐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心。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人。成復讐之志。赦之。虧格律之通。然道路喧議。當須告示。乃下詔曰。張理兄弟同殺。推問款成。律有正條。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為父報讐。或言本罪寬濫。但國家設法。事存久要。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瑋瑋既死。士庶痛之。為作

哀諫榜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處。造義井。并葬於北邙。恐為萬頃家人所發。作疑塚數所於其所。其為時人之所痛悼者如此。

大唐新語卷五終

大唐新語卷六

唐 劉肅著

友悌第十一

李勣既貴。其姊病。必親為煮粥。火熱其鬚。姊曰。僕妾幸多。何為自苦。若是。勣對曰。豈無人耶。願姊年長。勣亦年老。雖欲長為姊煮粥。其可得乎。

馮元常。閨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各卧東西壁。匡牀而巳。除服乃歸私室。厯官左右丞。多所釐革。朝無留事。高宗大漸。勣諸長史曰。朕四體不好。百司奏事。可共元常平章以聞。其委任如此。則天深忌之。及高宗崩。四方多說怪妄。以為祥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命示百寮。元常奏論其妖妄。不可誣罔士庶。則天甚不悅。出為隴州刺史。尋擢害之神龍初。詔旌其門。為忠臣門。元常忠孝正直。冠絕古今。而神理福善。眇然無依。天下咸惜之。元常祖慈明。李密之亂。為賊所執。慈明乃潛使人奉表江都。論賊形勢。密善而釋之。慈明知天命有歸。勸密歸國。密不納。賊帥翟讓怒罵慈明。明曰。天子使我剪除爾輩。不圖為賊所執。合殺但殺。何煩罵也。讓大怒。亂斫而死。煬帝聞而傷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壯武公。



拜二子為承務郎。

畢構為益州長史。兼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訛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奸。諸使之中。在卿為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部尚書。構性至孝。初丁繼母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為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宜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構弟相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既而哀毀骨立。變服視事。逾年未嘗言笑。深為朝野所重。

薛王業母早亡。為賢妃親自鞠養。開元初。業迎賢妃歸私第。以申供養。業同母妹淮陽涼陽二公主亦早亡。業撫愛其子如己子。玄宗以業孝友。特加親愛。嘗疾。上親為祈禱。及瘞。幸其第。置酒宴樂。更為初生之歡。因賦詩曰。昔見漳濱卧。言將人事逸。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發。鴛原鳥再飛。其恩遇如此。

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脩謹。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贓。自嶺南逃歸。匿於南金家。俄為讐人所發。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詞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璧請代。

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以身當死兄弟爭死旭問其故趙璧曰兄長有能幹家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上其狀玄宗嘉而有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南金祖士季為隋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侍郎王充將行篡奪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遂無忠烈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夙心今請因其啟事便加手刃後事洩充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為大學博士而卒

舉賢第十二

李大亮隋末為賊所害同輩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之恩貞觀末張弼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相持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弼辭而不受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乃張弼之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復之太宗即以弼為中郎俄遷代州都督大亮性志忠謹雖妻子不見情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房玄齡每稱曰李大亮忠貞文武有大將節比之周勃王陵矣後收葬五宗之無後者三十餘柩送終之禮莫不備具所賜賞分遺親戚事兄嫂如父母焉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

畢而卒。家無餘財。無珠玉。以為含。親戚孤遺。為大亮鞠養。而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歎伏之。

高祖以唐公舉義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為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唯復私孽。若為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及為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御史失名。氏惜哉。

封德彝在隋。見重於楊素。素乃以從妹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宮。引德彝為土工。監宮成。文帝大怒曰。楊素竭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為吾結怨于天下。素惶恐。慮得罪。德彝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賞。明白果召素。良久方入對。獨孤皇后勞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室。豈非孝順。賞賚甚厚。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雖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婦人惟麗是好。后心既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曰。揣厚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時勳畧在位下。惟激賞德彝。撫其牀曰。

封郎後時必據吾座。後素南征。泊海曲。素夜召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素深加嗟賞。亟薦用焉。

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聰明博學。秦府初開。為記室。秦軍未幾卒。太宗深追悼之。後謂房玄齡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以中書令處之。

魏徵。王珪。韋挺。俱事隱太子。時或稱東宮有異圖。高祖不欲彰其事。將黜免。宮寮以解之。流挺珪於嶺州。徵但免官。而徵言於裴寂。封德彝曰。徵與韋挺。王珪並承東宮恩遇。俱以被責退。今挺珪得罪。而徵獨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徵曰。古人云。成王欲殺召公。周公豈得不知。無何挺等徵還。

馬周。少落拓。不為州里所敬。補州助教。頗不親事。刺史達奚恕杖之。乃拂衣去。曹汜為浚儀令。崔賢有所辱。遂感激。西之長安。止於將軍常何家。貞觀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陳時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學。乃委周草狀。周備陳損益四十餘條。何見之。驚曰。條目何多也。不敢以聞。周曰。將軍蒙國厚恩。親承聖旨。所陳利害。已形翰墨。業不可止也。將軍即不聞。其可得耶。何遂以聞。太宗大駭。召問何。遽召周與語。甚奇之。直門下省。寵冠卿相。累遷中書令。周所陳事。六街設鼓。以代傳呼。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

稅及宿衛大小交。即其條也。太宗有事遼海。詔周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及凱旋。高宗遣所留貴嬪承恩寵者。送於行在。太宗喜悅。高宗曰。馬周教臣耳。太宗笑曰。山東輒窺我。錫賚甚厚。及薨。太宗為之慟。每思之甚。將假道術以求見。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就命監察裏行。俄拜監察御史。裏行之名。自周始也。岑文本。初仕蕭詠。江陵平。授秘書郎。直中書校省。李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顏師古諳練故事。長於文誥。時無逮。其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復也。乃以文本為中書侍郎。專與樞密。及遣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對曰。非歎非驚。蓋登寵榮。位高責重。古人所戒。所以憂耳。有來賀者。輒曰。今日當受。弟不受。賢達東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頓竭。太宗憂之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反。俄病卒矣。

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不能盡知。惟霍王元軌。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太宗曰。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宣平。至如孝行。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令聘徵女為妃。

元軌。高宗子也。高宗崩。毀瘠過禮。恒衣布衣。示有終身之感。嘗使國。令徵賦。令曰。請

依諸王國賦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為國令，當正吾失，返說吾以利也。令慚而退。則天時，越王貞舉兵，元軌隨例配流，行至陳倉，死於檻中。天下冤痛之。

岑文本。太宗顧問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引進否？文本對曰：頃日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袁憲獨生在後主之傍，王充將受禪，羣寮勸進，憲子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實繼兄風。乃由是召拜晉王友。記高宗更贈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

隨弘智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漢史、武德中為詹事府主簿，與諸司同修六代史。又同令狐德棻、袁明等修藝文類聚事。兄弘安同於事，父凡所勸止，諮而後行。累遷黃門侍郎。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宰臣以下聽之。弘智演暢微言，畧陳五孝。諸儒難問，相繼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留意。然孝之為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知孝經之益為大也。願謂弘智曰：宜畧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願以此言奉獻。高宗大悅，賜綵二百疋，遷國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於代。

季遜為貝州刺史，甘露過於庭中，樹其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謀退寢其事。歷

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也天下莫不嗟尚。

姚崇初不悅學年逾弱冠常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喜遂耽玩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揚吏並建碑紀德再東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甥任奕任異少孤養在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殊矣命與其子同名冀無別也時人多之。

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退時李績為州牧歎曰貢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雙舉也令兩人同赴上京俱擢第遷刑部尚書後為周興構陷將刑仰天歎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臣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市人為之歔歔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勅免刑宣未訖天開朗慶雲紛郁時人感其忠正孝悌之報狄仁傑為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移對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耶以資授汴州判佐工部尚書閻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為吏人証告立本驚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

海曲明珠。東南道竇。特薦為并州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任於并州。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雲移乃行。

高智周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家。仲覽宣城人。而家於京都。破產以奉四子。嘗因夜卧。各言其志。處俊曰。願乘樞軸。一日足矣。智周及濟。願亦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樞軸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嘗引相者觀濟等。相者曰。四人皆貴極人臣。而石不及見矣。然來早貴。所惜未逢屯蹶。餘達而最壽者。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願謂仲覽曰。公因四人而達。後各從官州縣。及濟領吏部。處約以瀛州判佐。叅選引注之次。濟遽索筆曰。如志如志。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斂平生。亦一時之美。智周後為費令。與佐官均分俸祿。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仲覽貞觀末。授兵部郎中。遂卒。而濟等乃貴。咸如相所言。

魏元忠為二張所構。左授高要尉。王峻密狀以申明之。宋璟時為鳳閣舍人。謂峻曰。魏公且全已爾。今子冒其威嚴而理之。坐見子狼狽也。峻曰。魏公忠而獲罪。峻為義所激。必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裴景昇為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



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錄也。俗號考終為送路考。省校無一成者。然感竭愚思。仰申清德。當冀中也。為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惟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考省知左。最官至青刺。

李福業為侍御史。與桓敬等匡復皇室。及桓敬敗。福業放於番禺。匿志州。秦軍敗。元禮家吏搜獲之。與元禮俱死。福業將就刑。謝元禮曰。子有老親。為福業所累。愧其深矣。元禮曰。明公窮而歸我。豈我得已乎。今貽親以非疾之憂。深所痛切。見者傷之。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蠶有四登者。巡察使路敬潛屬於境。部人以口口。璽書旌。敬潛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聞。璽書旌賞。或問思貞曰。公敏行者。往與李承嘉忿競。何幾若斯。思貞曰。不能言者。時或有言。承嘉恃權相侮。僕義不受。然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張柬之進士擢第。為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勉復應制策試。舉。有傳柬之考入下課者。柬之歎曰。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自下第昇甲科。為天下第一。懼第拜監察。累遷荊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使

有乎。仁傑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之使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於國家。則天乃召以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之。請為相也。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姚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登時召見。以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矣。與桓彥範。敬暉。袁恕已。崔玄暉等。誅討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張沛為同州刺史。任正名為錄事參軍。劉幽求為朝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為劉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誅韋庶人。沛兄涉為殿中監。伏法。并及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難。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劉幽求。既翊戴睿宗。後為中書令。崔湜所構。放於番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貞救之。

時王賔為桂州都督。知利貞希時宰意。留幽求於桂州。利貞屢移牒索之。賔終不遣。徒又切逼。賔遣幽求。賔報曰。劉幽求有社稷大功。窮投於荒裔。無當死之罪。奈何。生觀夷滅耶。幽求懼俱不全。謂賔曰。吾忤大臣而見保。恐勢不可全。徒仰累耳。賔曰。足下所犯非辜。明也。賔如獲罪。放於滄海。亦無所恨。竟不遣。俄而沒。誅幽求復登用也。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為高郵主簿。使於都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豈言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戶。應制集於京。吏部員外薛欽緒。考琬策入高等。謂琬曰。今日非朋友之過歟。昔嘗與魏知古。崔璩。盧藏用。聽湏槃經於大雲寺。會食之舊舍。偶見題壁。諸公曰。此高郵主簿歟。後時耶。顧問主人。方知足下。即未有含蓄意。祈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謝之曰。士感知己。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張嘉貞落魄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平鄉尉。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憲以御史出。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好客乎。驛吏白以嘉貞。循憲召與相見。咨以其事。積時疑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及命表又出意外。他日。則天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

以己官讓之。則天曰。卿能舉賢美矣。朕豈可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采俊傑。則天甚異之。因奏曰。臣生於草萊。目不視闕廷之事。陛下過聽。引至天庭。此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若披雲霧。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捲簾。翌日。拜監察御史。開元初。拜中書舍人。遷并州長史。天平軍節度使。有告其反者。鞠之無狀。玄宗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法告事不實。雖有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告事者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為他日之患。且臣備陛下腹心。不宜為臣以絕言事之路。玄宗大悅。許以衡軸處之。嘉貞因曰。臣聞時難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賢聖不能為時。昔馬周起徒步。謁聖主。血氣方盛。太宗用之。盡其才。纔五十而終。向用稍晚。則無及矣。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臣不肖。雅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為也。玄宗曰。卿第往太原。行當召卿。卒用之為相。在職尚簡易。善疏決。論者稱之。

姜皎薦源乾曜。玄宗見之。驟拜為相。謂左右曰。此人儀形莊肅。似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對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為社稷計。所以誅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烏有與人期。畏雪不去。

遂命駕還往。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及登廊廟。居亂后邪臣之間。不失其正。出為晉州刺史。甚有異績。晚徒失職。為太平公主所引。與之圖事。以及於禍害。

玄宗謂宰臣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頲可除中書侍郎。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頲始也。及入謝。固辭。上曰。朕常欲用卿。每有一好官缺。即望諸宰臣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薦者。朕嘗為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改後。朕每思無出卿者。俄而弟誦為給事中。頲上表陳讓。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者乎。頲曰。晉大夫祈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蘇誦。何得屢言。近日即父子猶同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兄弟。亦不謝之。卿所制文誥。朕自識之。自今以後進書。皆須別錄一本。云臣某撰。朕便留篋中也。至今為故事。